通典/卷19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通典
卷一百九十二
邊防八　西戎四

► 西戎五

焉耆 于闐 疏勒 烏孫 姑墨 溫宿 烏秅 難兜 大宛 莎車 罽賓 烏弋山離 條支 安息 大夏 大月氏 小月氏

焉耆

焉耆，漢時通焉。王理員渠城，員，于君反。在白山之南七十里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。戶四千。西南至都護理所四百里，南去尉犁百里，北與烏孫接，東去交河城今郡九百里，西去龜茲九百里，皆沙磧。其國近海水，多魚鹽蒲葦之利。四面有大山，道險阨易守。海水曲入四山之內，周匝其城三十餘里。
後漢明帝永平末，有戶萬五千，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。至和帝永元六年，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之，殺其王。超乃立焉耆左候元孟為王。至安帝時，西域背叛。延光中，超子勇為西域長史，復討定之。

至晉武帝太康中，其王龍安遣子入侍，安夫人●胡之女，●，古邁反。妊身十二月，剖　生子，曰會，立為世子。會少而勇傑，安病篤，謂會曰：「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，汝能雪之，乃吾子也。」及會立，襲滅白山，遂據其國，遣子熙歸本國為王。會有膽氣籌略，遂霸西域，蔥嶺以東莫不率服。

其俗丈夫翦髮，婦人衣襦，著大蔥。婚姻同華夏。兵有弓、刀、甲、　。死亡者皆焚而

後葬，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。俗事天神。氣候寒，土田良沃，穀有稻、粟、菽、麥，畜有駝、馬、牛、羊。養蠶不以為絲，唯取綿纊。俗尚蒲萄酒，兼愛音樂。

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眾疆理西域，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，軍次其國，進屯鐵門，未至十餘里，熙又率眾先要之於遮留谷。植將至，或曰：「漢祖畏於柏人，岑彭死於彭亡，谷名遮留，殆將有伏。」單騎嘗之，果有伏發，植擊敗之，進據尉犁，熙降於宣。呂光僭位，熙遣子入侍。

至魏，遣成周公萬度歸討之，其王鳩尸卑那眾大潰，單騎走入山中。度歸進屠其城，四鄙諸戎皆降服。焉耆為國，斗絕一隅，不亂日久，獲其珍奇異玩，殊方詭譎難名之物，橐駝、馬、牛、雜畜巨萬焉。至後周武帝保定四年，其王遣使獻名馬。又，隋煬帝大業中，其王龍突騎遣使貢方物。

大唐貞觀六年正月，又遣使貢方物。今其王龍姓，即突騎之後。盡并有漢時尉犁、危須、山國三國之地，并鄯善之北界矣。

于闐

于闐，漢時通焉。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，去長安九千七百里。戶三萬二千。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。南與婼羌接，北與姑墨接。東北去龜茲千四百里，東至鄯善千五百里，西通皮山國四百里，去朱俱波國千里，西北至疏勒國千五百里。其國之西，水皆西流，注西海。其東，水東流，注鹽澤。即蒲昌海。國有阿耨達山，據漢書，河源出焉。名首拔河，亦名樹拔河，或云即黃河也。北流七百里，入計戍水，一名計首水，即葱嶺南河，同入鹽澤。或云阿耨達即崑崙山。耨，內屋反。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。

後漢建武末，莎車王賢強盛，攻并于闐，徙其主俞林為驪歸王，以莎車將軍居德為于闐王。明帝永平中，居德死後，于闐將休莫霸自立為王。休莫霸死，兄子廣德立後，遂滅莎車，其國轉強盛，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。而鄯善王亦始強焉。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，唯此二國為大。

後漢、魏、後魏、梁、後周、隋、大唐貞觀中，並遣使通焉。今王姓尉遲。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，俗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。初老子至此，白日昇天，與群胡辭訣，言我暫遊天上，尋當下生。其後出天竺國，化為胡王太子，自稱曰佛，因立此寺焉。其王錦帽，

金鼠冠，妻戴金花。其王髮不令人見，俗云若見髮，年必儉。

其地多水潦砂石。氣候溫，土良沃，宜稻麥，多蒲萄。有水出玉，曰玉河。國人善鑄銅器。其居曰西山城，有屋室市井蔬蔌，與中國同。蔌，力果反。王所居加以朱畫。其人恭敬，相見則跪，其跪一膝至地。書則以木為筆札，以玉為印。國人得書，先戴於首，而後開封。自高昌以西，諸國人多深目高鼻，惟此一國，貌不甚胡，頗類華夏。

自漢孝武帝至今，中國詔令、書冊、符節，悉得傳以相付，敬而存焉。今并有漢戎盧、杅彌、渠勒、皮山、精絕五國之地。

疏勒

疏勒，漢時通焉。王理疏勒城，去長安九千三百里。戶千五百。都白山南百餘里。東至都尉理所二千二百里。南有河，西帶蔥嶺，亦名雪山，在國西北百餘里，河所出。東去龜茲千五百里，西去撥汗國撥汗一名判汗。千里，當大月氏、大宛、康居道。南去莎車五六百里，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。隋史云：「東北去突厥牙帳千餘里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。」在于闐國北千五百里。土多稻、粟、蔗、麥、銅、鐵、綿、錦、雌黃。
後漢明帝永平中，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，自以龜茲左候兜題為疏勒王。漢遣班超劫縛兜題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。忠後反叛，超擊斬之。耿恭為戊己校尉，屯車師後王金蒲城，為匈奴所攻，恭引眾入疏勒。城中乏水，穿井十五丈不得水。恭整衣冠向井拜，拔刀刺山，飛泉湧出。賊遂退。安帝元初中，疏勒王安國死，舅臣盤立為王，漸以強盛，戶至二萬一千。順帝永建二年，遣使奉獻。至靈帝建寧初，為季父和得所殺，自立為王。其後連相殺害，漢不能復禁。

至後魏孝文末，貢獻，隋煬帝大業中又通焉。其王手足皆六指，產子非六則不育。王戴金師子冠。

唐貞觀中朝貢。今其國王姓裴，并有漢時莎車、捐毒、休循三國之地，侍子常在京師。杜環《經行記》云：「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，東隔山，去疏勒二千餘里，西去石國千餘里。城有數十，兵有數萬。大唐天寶十年，嫁和義公主於此。國主有波羅林，林下有毬場。又有野鼠，遍於山谷。偏宜蒲陶、醯羅果、香棗、桃、李。從此國至西海，盡居土室，衣羊皮、疊布，男子婦人皆著　。婦人不飾鉛粉，以青黛塗眼而已。」醯音諧。

烏孫

烏孫，漢時通焉。大昆彌理赤谷城，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。今之胡人，青眼赤髭鬢，狀類彌猴者，本其種也。其國謂王曰昆彌，亦曰昆莫。去長安八千九百里。戶十二萬。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。地平。多雨，寒。山多松槠。其心似松。音武元反。不田作種樹，樹，殖也。隨畜逐水草，與匈奴同俗。國多馬，富人至四五千疋。東與匈奴、西北與康居、西與大宛、南與城郭諸國接。本塞地也，大月氏西破走塞王，塞王南越懸度，大月氏居其地。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，大月氏徙西，臣大夏，而烏孫昆莫居之。昆莫、昆彌，皆王號也。故烏孫國有塞種、大月氏種焉。
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閒，今烏孫強大，可厚賂招，令東居故地，妻以公主，以制匈奴。武帝即位，令騫齎金幣往，昆莫於是始獻馬，願尚公主。元封中，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，以妻焉。公主別理宮室而居，歲時一再與昆莫會，置酒飲食，昆莫年老，語言不通，公主悲愁，自作歌以述意，天子聞而憐之。昆莫死，孫岑陬立。岑陬者，官號也，名軍須靡。公主死，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，妻之。岑陬死，季父子翁歸靡立，號曰肥王，復尚解憂公主。宣帝初，公主及昆彌翁歸靡上書，言「匈奴連歲侵擊，欲發國半精兵，自給人馬五萬騎，盡力擊匈奴，唯天子出兵以救」。本始二年，漢發十五萬騎，五將軍分道並出。遣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，昆彌將五萬騎從西方入，至匈奴右谷蠡王庭，谷音鹿。蠡音黎。獲四萬級，馬、牛、羊、驢、橐駝七十餘萬。

宣帝時，都護鄭吉請分烏孫為大昆彌、小昆彌。後段會宗為都護時，烏孫兵圍，驛騎上書，願發城郭、燉煌兵以自救。丞相王商、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，不決。上召陳湯問。對曰：「臣以為此必無可憂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。何者？兵刃朴鈍，弓弩不利。今聞頗得漢工，然猶三而當一。又兵法曰：『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。』今烏孫人眾不足以勝會宗，惟陛下勿憂。且兵輕行五十里，重行三十里，今會宗發城郭、燉煌，歷時而至，所謂報讎之兵，非救急之用也。烏孫瓦合，不能久攻，不過五日，當有吉語聞。」居四日，軍書至，言已解。會宗招還亡畔，安定之。

歸靡死，烏孫貴人共立岑陬子泥靡，代為昆彌，號狂王，復尚解憂，生一男鴟靡，王不與主和，又暴惡失眾。漢使衛司馬魏和意、副候任昌送侍子，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，易誅也。遂謀置酒會，罷，使士拔劍，旁下，狂王傷，上馬馳去。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、昌及公主於赤谷城。數月，城中困急。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，乃解去。初，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，狂王傷時驚，與諸　音翕侯俱去，居北山中，揚言母家匈奴兵來，故眾歸之。後遂襲殺王，自為昆彌。宣帝詔立肥王之子元貴靡為大昆彌，烏就屠為小昆

彌。後元貴靡孫雌栗靡立，國亂，段會宗立其季父伊秩靡為大昆彌。哀帝元壽二年，伊秩靡與匈奴單于烏珠留，名囊知牙斯，呼韓邪之子。並入朝，漢以為榮。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，漢用憂勞，且無寧歲。言或鎮撫，或威制之，故多事。其後無聞。

至後魏時，亦朝貢。其國數為蠕蠕所侵，西徙蔥嶺。

姑墨

姑墨，漢時通焉。王理南城，去長安八千一百里。戶三千五百。東至都護理所二千里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，北界接烏孫。出銅、鐵、雌黃。東通龜茲六百里。王莽時，其王丞殺溫宿王，并其國。至後魏時，役屬龜茲。

溫宿

溫宿，漢時通焉。王理溫宿城，今京兆府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，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田牧，因名也。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。戶二千二百。東至都護理所二千三百餘里，西至尉頭三百里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餘里。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。東通姑墨二百餘里。至後魏時，亦役屬龜茲。

烏秅

烏秅，上一加反。下直加反。漢時通焉。王理烏秅城，去長安萬里。戶五百。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九百里，北與子合、蒲黎，西與難兜接。山居，田石間。有白草。累石為室。人接手飲。自高山下溪澗中飲水，故接連其手，如猿飲。出小步馬，小，細也。細步，言其能蹀足，所謂百步千跡。有驢無牛。西有懸度，石山也，溪谷不通，以繩索相引而渡。去陽關五千九百里，去都護理所五千里。其國後魏又通，謂之於摩國。

難兜

難兜，漢時通焉。去長安萬一百里。戶五千。東北至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，西南至罽賓三百里，南與婼羌、北與休循、西與大月氏接。種五穀、蒲陶諸果。有銀、銅、鐵，作兵與諸國同。屬罽賓。

大宛

大宛，漢時通焉。王理貴山城，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。戶六萬。東至都護理所四千里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里，西南至大月氏七百里。北與康居、南與大月氏接。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大月氏、安息同。

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，富人藏酒至萬餘石，久者至數十年不敗。人嗜酒，馬嗜苜蓿。多善馬，汗血，言其先天馬子。大宛國中有高山，其上有馬，不可得，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，生駒，皆汗血，因號曰天馬子。始張騫為武帝言之，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，以請宛善馬。宛王以漢絕遠，大兵不能至，遂殺漢使。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，期至貳師取善馬。率數萬人至其境，攻郁城不下，引還。往來二歲，至燉煌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。帝怒其不剋，使遮玉門不許入，貳師因留屯燉煌。又遣貳師率六萬人，負私從者不與焉，牛十萬，馬三萬，驢橐駝萬數，天下騷然。益發戍甲卒十八萬，置居延、休屠今武威、張掖郡界以衛酒泉。貳師至宛，宛人斬王毋寡首獻焉。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，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，而立宛貴人昧蔡為王，約歲獻馬二匹，遂採蒲陶、苜蓿種而歸。貳師再行，往返凡四歲。

自宛以西至安息，雖頗異言，然大同，自相曉知也。其人皆深目，多髭髯。善賈。其俗貴女子，女子所言，丈夫乃決正。其地無絲漆，不知鑄鐵器。及漢使亡卒降，教鑄作兵器。漢使治其國及亡卒降其國者，皆教之。

後漢明帝時，宛又獻汗血馬。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，孝文太和三年，並遣使獻馬。隋時蘇對沙那國，即漢大宛也。宋膺異物志：「大宛馬有肉角數寸，或有解人語及知音、舞與鼓節相應者。」隋西域圖記云：「其馬，騮馬、烏馬多赤耳，黃馬、赤馬多黑耳。唯耳色別，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。」又云：「王姓蘇色匿，字底失槃陀，積代承襲不絕。」按今王即底失槃陀之後也。

莎車

莎車，漢時通焉。王理莎車城，去長安九千九百里。戶二千三百。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，西至疏勒五百里，西南至蒲犁七百里。有鐵山，出青玉。
宣帝時，莎車王呼屠徵殺漢使者，約諸國叛漢。會衛候馮奉世使大宛，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，傳其首詣長安，諸國悉平，威振西域。奉世至大宛，宛聞其斬莎車王，敬之異

於他使，得其名馬象龍而還。馬形似龍。帝甚說，下議封奉世。少府蕭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，雖有功效，不可以為後法，即封奉世關內侯，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，爭逐發兵，要功萬里之外，為國家生事於夷狄，漸不可長，不宜授封。帝善其議，以奉世為光祿大夫。

元帝時，奉世死後二年，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音質支單于封為列侯。於是杜欽上疏，追訟奉世前功曰：「前莎車王殺漢使者，約諸國背叛，而奉世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，冊定城郭，功施邊境。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，春秋之義亡遂事，漢家之法有矯制，故不得侯。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，亡保康居，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，封為列侯。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，量敵則莎車眾，用師則奉世寡，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，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。其違命而擅生事同，延壽則割地封，而奉世獨不錄。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，願下有司議。」帝以先帝時事，不復錄。後漢荀悅論曰：「

成其功，義足封，追錄前事可也。春秋之義，毀泉臺則惡之，舍中軍則善之，各由其宜也。夫矯制之事，先王之所慎也，不得已而行之。若矯大而功小，有罰可也；矯小而功大，有賞可也；功過相敵，如斯而已可也。權其輕重而為制宜。」

至王莽時亂，匈奴略有西域，唯莎車不附屬。

後漢光武建武五年，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其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、西域大都尉，五十五國皆屬焉。康死，弟賢代立。賢攻破拘彌、西夜國，皆殺其王，而立其兄康兩子為拘彌、西夜王。於是西域始通，蔥嶺以東諸國皆屬賢，諸國號賢為單于。賢後攻殺龜茲王，遂兼其國。姄塞王自以國遠，遂殺賢使，賢擊滅之，立其國貴人駟鞬為姄塞王。鞬，檢言反。塞，蘇得反。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。其烏壘、大宛、于闐、姑墨、子合等國，悉被賢改易其王。莎車相且運等且，子餘反。下同。患賢驕暴，密謀反城降于闐。反音幡。于闐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。賢乃輕騎出，廣德遂執賢，殺之。匈奴聞廣德滅莎車，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。章帝時，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破之，由是遂降漢。

班固論曰：「孝武之代，圖制匈奴，患其兼從西國，結黨南羌，乃表河西，列四郡，開玉門，通西域，以斷匈奴右臂，隔絕南羌、月氏。單于失援，自是遠遁，而幕南無王庭。因文景玄默，養人五代，天下殷富，財力有餘，士馬強盛，故能睹犀布、玳瑁則建珠崖七郡，感蒟音矩醬、竹杖則開牂牁、越嶲，聞天馬、蒲陶則通大宛、安息。自是之後，

萬里相奉，師旅之費，不可勝計。至於用度不足，乃搉酒酤，筦鹽鐵，鑄白金，造皮幣，筭至車船，租及六畜，人力屈，財貨竭，屈音其物反。因之以凶年，群盜並起。是以末年，遂棄輪臺之地，而下哀痛之詔，豈非仁聖之所悔哉！且通西域，近有龍堆，遠則蔥嶺，身熱、頭痛、懸度之阨。淮南、杜欽、楊雄之論，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、絕外內也。書云『西戎即序』，禹貢之辭。序，次也。禹就而序之，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。西域諸國，各有君長，兵眾分弱，無所統一，雖屬匈奴，不相親附。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，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。與漢隔絕，道里又遠，得之不為益，棄之不為損。盛德在我，無取於彼。故自建武以來，西域思漢威德，咸樂內屬。唯其小邑鄯善、車師，界迫匈奴，尚為所拘。而其大國莎車、于闐之屬，數遣使置質，願請都護。聖上遠覽古今，因時之宜，羈縻不絕，辭而未許。雖大禹之序西戎，周公之讓白雉，太宗之卻走馬，義兼之矣，亦何以尚茲！」

罽賓

罽賓在懸度山西，漢時通焉。王理循鮮城，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。不屬都護。戶口勝兵多，大國也。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里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，西北與大月氏、西南與烏弋山離接。昔匈奴破大月氏，大月氏西君大夏，而塞王南君罽賓。塞種分散，往往為數國。自疏勒以西北，休屠、捐毒之屬，皆故塞種也。顏師古曰，即釋種也。

罽賓地平，溫和，有苜蓿，雜草奇木，檀、櫰、梓、竹、漆。櫰音懷，槐之類，葉大而黑。種五穀、蒲陶諸果，糞理園田。地下濕，生稻，冬食生菜。其民巧，雕文刻鏤，理宮室，織罽，刺文繡，好理食。有金銀銅錫，以為器。市列。市有列肆，如中國。金銀為錢，文為騎馬，幕為人面。錢文面作騎馬形，漫面作人面目也。今所呼幕皮，謂其平而無文也。出犎牛、水牛、象、大狗、沐猴、孔雀、犎牛，項上高起。大狗，如驢，赤色。珠璣、珊瑚、琥珀、璧琉璃。琉璃，青色如玉。魏略「大秦國出赤、白、黑、黃、青、綠、縹、紺、紅、紫十種琉璃」。孟康言青色，不博通也。此自然之物，彩澤光潤，踰於眾玉，其色不常。今俗所用，皆銷冶石汁，以眾藥灌而為之，尤虛脆不貞，實非其物也。他畜與諸國同。

自漢武帝時始通，其王自以絕遠，大兵不至，雖遣使貢獻，屢殺漢使。至成帝時，又遣使者奉獻。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，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：「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、快其求者，為壤比而為寇也。比，近也。為其土壤接近，能為寇也。　音苦頰反。今懸度之阨，非罽賓所能越也。其嚮慕，不足以安西域；雖不附，不能危城郭。城郭，總謂

西域諸國也。今遣使皆行賈賤人，欲通貨市買，以朝獻為名，故煩使者送至懸度，恐失實見欺。凡遣使送客者，欲防護寇害也。起皮山南，更不屬漢之國四五，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。斥候士百餘人，五分夜擊刁斗自守，尚時為所侵盜。驢畜負糧，須諸國廩食，得以自贍。國或貧小不能食，或桀黠不肯給，擁強漢之節，餧山谷之間，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。又歷大頭痛、小頭痛之山，赤土、身熱之阪，令人身熱無色，頭痛嘔吐，驢畜盡然。又有三池、盤石阪，道　者尺六七寸，長者徑三十里。臨崢嶸不測之深，行者騎步相持，繩索相引，二千餘里乃到懸度。險阻危阨，不可勝言。聖王分九州，制五服，務盛內，不求外。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，送蠻夷之賈，勞吏士之眾，涉危難之路，罷弊所恃以事無用，非久長計也。」於是鳳白從欽言。罽賓實利賞賜賈市，其使數年而一至。自後無聞。

至後魏始通之，都善見城。

至隋時，謂之漕國，在蔥嶺之西南。隋史曰「即漢時罽賓國」其王姓昭武，康國之宗族。勝兵萬餘人。國法嚴整，殺人及賊盜皆死。其俗淫祀。蔥嶺山有順天神者，儀制極華，金銀鍱為屋，以銀為地。祠前一魚脊骨，其孔中通，馬騎出入。國王戴金魚頭冠，坐金馬座。土多稻、粟、豆、麥，饒象，馬，犎牛，金，銀，鎮音賓鐵，氍　，始盧反。硃砂，青黛、安息、青木等香，石蜜，半蜜，黑鹽，阿魏，沒藥，白附子。北去帆延七百里，東去劫國六百里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。大業中，遣使貢物。

大唐貞觀十一年，其國遣使，又號罽賓，獻俱物頭花，丹紫相間，其香遠聞。

烏弋山離

烏弋山離，漢時通焉。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。不屬都護。戶口多，大國也。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十日行，東與罽賓、北與撲桃、西與犁靬、條支接。犁靬，即大秦也。犁讀與驪同。靬，巨連反。行可百餘日，乃到條支。魏時其國名排持。

條支

條支，漢時通焉。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，在蔥嶺之西。城在山之上，周迴四十餘里。臨西海，海水曲環其南及東、北，三面路絕，唯西北隅通陸道。土地暑熱下濕，田宜稻。出犎牛、孔雀，有大鳥，卵如甕。人眾甚多。往往有小君長，安息役屬之，以為外國。

安息以條支為外國，如言蕃國。善眩。
其草木、畜產、五穀、果菜、食飲、宮室、市列、錢貨、兵器、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，而有桃拔、獅子、犀牛。桃拔，一名符拔，似鹿，長毛，一角者或為天鹿，兩角者或為辟邪。師子似大蟲，正黃有　毿，尾端茸毛大如斗。爾雅亦謂之狻猊。拔音步葛反。毿，亦頰旁毛也。髯音而占反。毿音而。其錢獨文為人頭，幕為騎馬。絕遠，漢使希至。自玉門、陽關出南道，歷鄯善而南行，至烏弋山離，南道極矣。轉北而東，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。

後和帝永元中，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，抵條支，臨大海欲渡，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：「海水廣大，往來者逢善風，三月乃得渡，若遇惡風雨，亦有三歲者。」英聞而止。

安息

安息國，漢時通焉。王理番兜城，番音盤。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，在蔥嶺之西，大宛之西可數千里，不屬都護。北與康居、東與烏弋山離、西與條支接。
土地、風氣、物類、人俗與烏弋、罽賓同。亦以銀為錢，文獨為王面，幕為夫人面，王死輒更鑄錢。有大馬大爵。大爵，頸及膺身、蹄似橐駝，色蒼，舉頭高八九尺，張翅丈餘，食大麥。地方數千里，最大諸國。地臨嫗水，今謂烏滸河。商賈車船行旁國。書革，旁行為書記。今西方胡書皆橫行，不直下。革謂皮不柔者。

武帝始遣使至安息，其王令騎迎於東界木鹿城，號為小安息，去王都數千里，行比至，過數十城，人戶相屬。屬，連也。因發使隨漢使，以大鳥卵及犁靬眩人獻。至後漢章帝時，理和犢城。遣使獻師子、符拔。符拔形似麟而無角。

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。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。從斯賓南行渡河，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，安息西界極矣。自此南乘海，乃通大秦，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。

至後周武帝天和二年，其王理蔚搜城，遣使貢獻。

至隋大業五年，安息國遣使朝貢。隋史云，即漢時安息國，王姓昭武，與康國王同族。都在那密水南，城有五重，環以流水。宮殿皆為平頭。王坐金駝座，高七八尺。風俗同於康國，唯妻其姊妹，及母子遞相禽獸，此為異也。

大夏

大夏，漢時通焉。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，嗚水南。其俗土著，有城屋，與大宛同俗。去漢萬二千里，居漢西南。本無大君長，城邑往往置小君長。其兵弱，畏戰。善賈市。及大月氏西徙，攻敗之，皆臣畜，共稟漢使者。同受節度。大夏人多，可百餘萬，有市販賈諸物。其東南接身毒國，皆屬大月氏。

大月氏

大月氏，漢時通焉。理藍氏城，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，居嗚水北，其南則大夏，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，北則康居，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。不屬都護。戶十萬。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。土地、氣候、物類、風俗、錢貨與安息同。出一封橐駝。脊上高起。
其國本行國也，隨畜移徙，與匈奴同俗。控弦十餘萬，故恃強輕匈奴。本居燉煌、祁連閒，祁連在今張掖郡之西北。至冒頓單于攻月氏，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，以其頭為飲器，乃遠去，過大宛，西擊大夏而臣之，都嗚水北為王庭。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，號小月氏。於大夏分其國五部　侯。後百餘歲，貴霜　古翕字侯丘就卻攻滅四　侯，自立為王，因號貴霜王。又滅僕達、罽賓，悉有其國。復滅天竺。月氏自此之後，最為富盛。

至後魏代，北與蠕蠕接，數為所侵，遂西徙都薄羅城，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。弗敵沙在藍氏城東。後其王寄多羅勇武，遂興師越大山，南侵北天竺，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。國人乘四輪車，或四牛、六牛、八牛輓之，在車大小而已。太武時，其國人商販到京師，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，於是採礦山中，於京師鑄之。既成，光澤美於西方來者。乃詔為行殿，容百餘人，光色映澈，觀者驚以為神明所作。自此琉璃遂賤，人不復珍之。玄中記：「瑪瑙出大月氏。又有牛名為日及，今日取其肉，明日瘡愈。」宋膺異物志云：「月氏國有羊，尾重十斤，割之供食，尋生如故。」

小月氏

小月氏，理富樓沙城。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。寄多羅為蠕蠕所逐，西徙，後令其子守此城，因號小月氏焉。在波路西南。後魏史云，去漢萬六千六百里。先居西平、張掖之閒，並今郡。被服頗與羌同。其俗以金銀錢為貨。隨畜牧移徙，亦類北狄。